

H 闲话文人 毛本栋

鲁迅作序



鲁迅

鲁迅为他人作序，始于1926年王品青校点的《痴花鬘》。鲁迅虽在《青年必读书》中提倡多读外国书时用破折号除去了印度，但他确实是反对东方文化蕴含着的沉静乃至“死相”的人生。对域外文化，鲁迅向来主张大胆地拿来，当然也包括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佛经。

鲁迅最早发现这部又称《百喻经》的价值，早在1914年他就曾出资刻印此书。在为王品青用文言写就的短序中，鲁迅说“智者所见，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”，他强调的是本书丰富的比喻和寓言所体现出的文学性。鲁迅喜爱佛经，但决不拘泥教义，而是佛为己用，文学创作也对其大胆拿来，故此，我们方能读到《华盖集·题记》中如此奇幻的文字：“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，观照一切，历大苦恼，尝大欢喜，发大慈悲，但我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，坐古树下，静观默想，得天眼通……”处处佛家语，却不知深解，且独具语言的节奏与张力。

为他人作序，不可能次次自愿。孔另境编《当代文人尺牍钞》时请鲁迅作序，鲁迅并不愿意，而孔另境多次相邀，鲁迅只好答应。许广平谈起这件事时说：“他的对人处事，并不过分坚持己见。”虽说是不得不作，但鲁迅决不敷衍了事。鲁迅的序文多是简短的千字文，但蕴含着真知灼见，《当代文人尺牍钞》序言即如是。鲁迅在文中不但对比了古今读者对日记和书信的不同取向，且提醒欲通过信札“探索作者的生平”的读者，“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，然而做作惯了的，仍不免带写惯性，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，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”。语言幽默，认识深刻，这也许正是鲁迅不愿为本书作序的原因。

鲁迅在《三闲集·序言》中说，自己总是“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”，这呐喊的重要方式之一，就是为喜爱艺术的青年们作序。鲁迅所作他序中，大多是为青年作家的翻译和创作而作，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为三个“奴隶”作的序。

1934年冬，萧军、萧红初到上海，因当时形势险恶，鲁迅特意让叶紫做他们的向导。三人作品《丰收》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彼时无从合法出版，鲁迅就以“奴隶丛书”的名义为其设法“非法”出版，且都为之作序，为这些青年作家“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”的作品摇旗呐喊。序中有对现实与文艺的阐发，也有对所序之书的诠释：“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，土地，受难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蛔虫，蚊子，搅成一团，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，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，现在和未来，死路与活路。”文字优美，充满热情，但又隐含着博大的民族之忧，堪称序文中的经典。鲁迅序文虽短，但文字背后所付出的心血，诸如校改文稿、联系出版等，无不折射出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拳拳爱心。■

H 读史侧翼 郑学富

叶方靄与奏销案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描写苏州乡宦甄士隐因一场大火，由一个土绅落了个贫病交困的惨景。他借注释《好了歌》，揭露了清

初“江南奏销案”对官宦、乡绅、士子的残酷打击，鞭挞了那些靠诬陷升迁、投机钻营之徒，表达了对现实的愤懑和失望。江南奏销案令江南士子们“鞭扑纷纷，衣冠扫地”。其中就有苏州名士叶方靄因欠一文钱而被革除功名，因此民间有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之说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州沧浪亭有一座五百名贤祠，祠中三面粉壁上镶嵌“五百名贤图传赞”碑刻，为清代名家顾汀舟所刻。其中有苏州名士叶方靄的画像，上面的评语说“义释太极，敬陈八箴。文章报国，横楷艺林”，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闪光之处。叶方靄是苏州昆山人，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而立之年的他在殿试中被钦点为一甲第三名，探花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叶方靄感激涕零，写下《授职翰林学士感恩述怀》一诗：“麻衣席帽满尘埃，亲荷先皇畔沐来。敢道齐贤留异日，屡称苏轼是奇才。身离牛口惊还在，梦挽龙髯恨不回。今遇吾君重拂拭，孤桐果否爨余材。”春风得意、踌躇满志的叶方靄，没想到两年后却因“江南奏销案”而带来一场厄运。

奏销，是清代各州县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上报户部，以注销欠缴的钱粮。而这个案件的始作俑者是朱国治。就在叶方靄探花及第那一年，朱国治出任江苏巡抚。此时正赶上郑成功举兵北伐，包围江宁（今南京）。于是，朱国治以此为借口，加重赋税，四处敛财，人送外号“朱白地”。

清初，因四处征战，朝廷严令各级官员加紧征收钱粮，如有推诿拖欠，一律冻结官员的升迁调转，如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，或革职拿问，或降级处分。江南一带是鱼米之乡，富庶之地，有“天下粮仓”之称，自然是在征收钱粮中首当其冲。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承担了江南税粮的大半，士子百姓也是不堪重负。一些士绅豪族千方百计逃避税赋，有的买通官府中的书吏、衙役，长期拖欠钱粮，有的迁徙户口躲避。这样长此以往，越欠越多。朱国治是一个有名的酷吏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在执行朝廷政策中更是变本加厉，有恃无恐，他将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四府拖欠钱粮的一万三千多名乡绅、生员和衙役登记造册，上报朝廷处理。并逮捕三千七百多名士绅，打入大牢，准备押往京城治罪。

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八岁的玄烨登基，是为康熙皇帝。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四位辅政大臣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小的皇帝。朝廷接到奏疏后，索尼、鳌拜等正好趁机整治这些与朝廷离心离德的江南士子们，于是下令：凡欠钱粮者，无论多寡，为官者降级，有功名者废黜。很多士子被戴上枷锁，杖击鞭打，斯文扫地。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一》记载：“六月己卯，江苏巡抚朱国治疏言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，下部斥黜有差。”叶方靄就在其列。《清史稿1列传五十三》说，叶方靄“江南奏销案起，坐夺官。”

其实叶方靄家中所欠赋税折银仅一厘，却要面临除功名、降级的处分，所以心中不服。他上疏朝廷，陈述冤情，其中说道：“一厘之银，只不过现在制钱一文。怎么有四十余两之银悉已完纳，独欠一厘，还要受降职处分？请求细加查核。”然而，他的奏疏被朝廷驳回，不仅被革除了功名，而且还被降级使用，授上林苑蕃育署丞（管理饲养禽畜之事的小官）。于是，民间留下了“探花不值一文”的典故。

康熙元年（1662）正月，新任巡抚韩世琦抵达苏州府衙驻地，接替朱国治处理江南奏销案。经查实，叶方靄官复原职。后官至刑部右侍郎、礼部尚书。叶方靄虽然身居高位，生活却一直很简朴。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方靄故廉谨，其卒，以板扉为卧榻，支以四瓮，布帐多补缀，无以为敛，见者以为难能。”■

H 琼州风物 赵承宁

北黎河

家住岛西八所，却难得有闲功夫去逛逛北黎河，去看看河边的老街骑楼。今年盛夏，一天晚饭以后，我决意到北黎河消遣漫步。走了二十多分钟，刚到北黎河时，正是夕阳西下，晚霞铺展开来的时分。这时，只见北黎河上空霞光播洒，顿时把河四周的景物点缀得如诗如画。夕照下的河岸，栉比鳞次的楼房，骤然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彩霞；抖落在河床中的余晖，随着水波，漾动闪烁着，流光溢彩。

走上北黎河大桥，登高远眺，隐隐约约看见西海角的鱼鳞洲峰顶上，徐徐浮动着粼粼的霞光。此刻的夕阳宛如一支神来之笔，悄无声息地为北黎河绘制了一幅美丽的立体山水画，让那些在河边悠闲散步的人们，享受离开喧嚣闹市后收获的一份安静与愉悦。

我童年记忆深处的北黎河，此时也在漫至眼前。那时的北黎河是一条充满绿色野趣的河流，河水清澈见底。当天空晴明的时候，如果站在岸上往下看，水底下的卵石和小鱼清晰可见。两岸的河堤长着绿绒绒的植被，河的浅水边上簇拥着密密麻麻的红树林。涨潮时，一旦河水溢满河床，河边的红树林立刻被淹没在水中，退潮之后，河边又露出一排排的绿色屏障。

北黎河从八所市区北面蜿蜒穿过，西流入海。河的北岸有个古墟叫北黎，据当地老辈人说是因河得名。过去，北黎及周边沿海墟镇上的人们都亲切地叫北黎河为母亲河。在北黎河与海的交汇处，有一个岛内外闻名的贸易港湾——北黎港。从清代始，八方商贾纷至沓来，汇集在北黎港进行货物交易。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所载，由于北黎港的渔业、贸易等赋税丰厚殷实，在民国初年，曾经引发过感恩县知事黄炳煊和昌江县知事刘鼎，为争夺北黎港归属地的一场官司纠纷。北黎港繁华的商业贸易，拉动了北黎墟的经济繁荣。从清道光年间始，粤西与岛内临高、琼、文一带的商贾、渔民陆续移居北黎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北黎墟的中心地带修建了一条长约五六百米长的街道，紧接着街道两旁数十幢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，成了那个年代岛西颇有名气的骑楼街。海南解放以后，东方人都称这条街道为骑楼老街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为了给我买一套过年穿的衣服，母亲曾从农村老家带着童年的我，去逛了一趟北黎。第一次走出农村，一切都觉得新鲜，北黎河美丽的景致，骑楼老街的繁华和气派的骑楼，都深深烙在我的记忆底层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■



北黎河

H 季候物语 李再明

荷花塘

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方池塘，叫荷花塘，荷花塘以荷花为名。

打我记事起，荷花塘就是没有人管的野塘。每次下雨后，水往低处流，荷花塘就会涨水。但即便干旱，也没有见过荷花塘干过底。应该是因为荷花塘在那里，

年一年的荣枯，那些花叶，荷梗，还有底下的没人挖采的藕根，淤积成厚厚的湿地。没有人种，没有人收，塘里的荷花和水草，自生自灭，生生不息。

我的印象里，每年夏天，塘里就会盛开红艳艳的荷花。一般的藕塘里，荷叶都是杆粗叶阔，我们会称那些为家藕。家藕一般开出的荷花是白的，也显得富态。那些家养的都是名花有主，一般的人是不敢轻易涉足的，否则被队里的保管员发现一定会被穷追猛赶。只有荷花塘的荷花，寂寞且无主，虽然无主，却开得热烈，自得其红。

周边的田地每年种的庄稼都不同，有种黄豆的，有种芝麻的，还有种麦子和棉花的。只有荷花塘，生长的永远都是荷叶荷花，绿就绿成田地里的一盆翡翠，红就红为原野上的一片霞彩。

荷花塘的荷花开得那么密，那么红，那么艳，那一杆杆的火炬，点燃了田野，那是万绿丛中的一片红。夏风轻拂，花影婆娑，花香盈溢，红了香了那片天地。

平时光顾荷花塘的不是游客，而是给庄稼打药治虫的农技员，在塘里取水，稀释农药。再有就是去塘里喝水的那些耕田累了的牛。它们一解除身后的犁具和肩背的革缆，就奔着荷花塘而去，扑进塘里。先喝一个饱，滚一身泥，再吃塘里和塘边的草。它们可不会怜香惜玉，而是不顾一切地践踏。荷花塘虽然任凭蹂躏，但也有办法对付外来者，那就是塘里的蚂蟥。在一般的河里塘里水田里，蚂蟥会闻血味而来。而荷花塘的蚂蟥像随时待命的战士，一有风吹水动，就会投入战斗。喜欢荷花的人，下到塘里折几枝荷花也是要速进速出的。所以，一般的人和动物也不敢随便进入，这应该是自然赋予荷花塘的一种自我保护能力。

荷花塘的荷花美。满塘怒放的荷花，引来无数的昆虫啃噬，因此并会长多少莲蓬。就算长，也是长得很小的。正常的莲子少，瘪子多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并不为人珍视。故乡出产莲蓬多，人们并不会为了几个小且不丰满的莲蓬而冒被蚂蟥叮咬的风险。花期过后，荷花塘归于沉寂，等待来年再一次火红盛开。

荷花塘从我儿时到我青年时代，都存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，我们家分到了荷花塘边上的一亩窄田。那田顺着地势由高到低，直到荷花塘边。我父亲在生产队当过技术员，和生产队里请来种瓜种菜的河南师傅关系很好，平时留心并掌握了他们的种植技术。当自己的田地种什么可以由自己做主时，我父亲因为种瓜菜的技术，成为我们大队种瓜种菜第一人。那年，17岁的我，成了一个卖瓜青年。

夏天种的瓜秧需要浇水，荷花塘就自然成了我们的天然水库。直接用桶就可以到塘里挑水浇瓜，十分方便，并且，荷花塘水浇出来的瓜特别甜。秋天种包菜，也是这样就近取水，近塘田地先得水。我们的包菜饱饮肥水，长势喜人。那年夏天我们家的西瓜、甜瓜大获丰收，冬天的包菜也种得成功。正是这荷花塘边的一亩窄田，成为我们家摆脱贫穷的起点，逆转了我家年年超支的命运。

夏天面对千杆红炬，万柄绿伞，我虽然没有像朱自清那样在塘边欣赏月色，但在瓜棚守瓜的夜晚，荷花塘边，那沁人心脾的香气是随时能吸到的。从叶上初阳干宿雨，到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有暗香浮动，雨打荷叶比雨打芭蕉更有诗意。冬天我们收获包菜，面对塘里冰浸雪压的残荷败梗，也没有任何失落和惆怅。一衰一盛，一枯一荣，冬天是夏天的反面。当年没有相机，再美的荷花，再落寞的荷塘也是熟视无睹，并没有雅兴来欣赏这野荷。

如今，离家经年，却常想起当年荷花满塘的盛景，那红花满塘的热烈，那浇瓜种菜的顾盼，那些无法复制的光景，永远只能在记忆中重现。■